

夏至的木槿花

□杜学峰

教学楼前，有一排木槿花，花开到烂漫处，如艳妆的新娘，凤冠霞帔，娇羞欲语。让人百看不厌。

花叶扶疏，流红溢翠。红的可爱，绿的也新鲜。让人感到所有美好的日子都已缓缓地打开呈现，只等着每个人去把取，品味。

因此，每个赏花的，或者匆匆从树下走过的人都满怀欢喜。人面红花交相映。不是吗？看着这样的盛开的花儿，还有什么能让人感到不平。美好事物的价值就在于能感染人，让一切也跟着美好起来。

木槿花开在夏至前后，《礼记》里有：夏至到，鹿角解，蝉始鸣，半夏生，木槿荣。时序的更替表现在物候上总是能与大自然的草木心心相印，比什么都准确，仿佛扣着时间的脚步，由不得谁。

木槿花似乎是木本的花中开得最长的花，从夏至一直到霜降。我仍然记得，去年秋末，寒风摧树木，严霜催庭兰，一夜过后，那些含苞的花朵都一下子静止下来，既不能开放，也不能枯萎。直到雪压枝头，在北风里包裹着那些没有开放的梦想。

其实，木槿花无论在哪里，都是不输于

娇艳的牡丹、玫瑰的，但人们的目光和眷爱却都施予了牡丹玫瑰们。大概是因为它们花期太短暂，才显得弥足珍惜吧。人们就是这样，总是以为得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好的。而木槿内心是一团火，太热情，像一个婆娘一样，絮絮叨叨地说着不尽的陈年旧事。可是却让人忽略。

后来看到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·木槿》，一句“木槿夕死朝荣”，让我的眼睛一热，心跟着一颤。“木槿”就是“木槿”啊，这一点是没错的。原来它竟是如此脆弱不堪啊，朝开暮谢，朝生暮死，如晨露，如云霓，又如倏忽的青春。而它的花却缩密茂盛，呈现出开不败，开不尽的持久，像极了一个铁打的硬汉，精力无比地旺盛，热烈，仿佛没有扛不过去的事，一脸阳光，一身喜气。让人们放心，宽心。不用记挂着它。

我们原来都是被木槿骗了的。暮色低垂，夜色笼来，一只只憔悴了的花朵，像是经历的漫长的跋涉，走累了，啪嗒一声，悄然落地。一天就是一辈子，一辈子就是一天。而它们开得灿烂明媚，没有怨艾，没有感伤，如云淡风轻，雨过山前，从容地来，从容地去。

去年拍摄的木槿盛开的照片还存在手机

里，醉醉地开着，翻出来看时不觉又是一季的轮回。

傍晚，是谁轻轻用掇拾起那一篮篮萎顿陨落的花儿，把它葬在了树下？惜花的心只有花懂得她的痛。花开花谢有时尽，物是人非更何堪？这种痛其实不需言说，留在心里，自己品赏，外物只能搅扰了清澈的心。

其实，花儿无需怜，因为来年的枝头还会好花常在，只是那些赏花人，护花人已不在眼前。

其实，木槿花在《诗经》里还叫“舜华”的。

“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，将翱将翔，

佩玉琼琚。”那个貌美如花的姑娘，让同车的

人心儿如风一样飞翔，她的声音，听起来就

像她佩戴的美玉一样冷然悦耳。木槿就是那

个从《诗经》里飞出的姑娘。

看不够木槿花，又不忍她黯然凋落，那就采几朵花儿，放在唇吻之间，轻叩唇齿，

一阵黏黏的，浓浓的情感瞬间灌注到你的全

身。你会感到一朵木槿花依然在你的内心

盛放。

因为她不仅美丽，还能入馔食用，在她

开得正绚烂，连绵有朝霞之色的时候。

(作者系安徽省蚌埠市文学爱好者)

□徐成文

年过四旬，依然喜欢台湾校园歌曲《童年》里那句“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”。每当我情不自禁哼唱起这首老歌，我就会打开记忆的闸门，回忆起自己童年捉知了的情形。

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，那时的物质生活贫乏，想“打牙祭”，那可不容易，虽说猪肉只卖1块钱左右，可生活条件有限的老百姓还是舍不得。于是，到了夏天，我就和小伙伴们去捉知了。知了用盐水腌后，再用油一炸，比猪肉还香。

我们捉知了的方法有很多，首选的就是用蜘蛛网粘，再就是用手捂，还有一种就是晚上点火引。

最常用的方法是用蜘蛛网粘。找来一根长竹竿，在上端捆绑一个圆形的圈，再到蜘蛛网密集的地方，网来一层厚厚的蜘蛛网。“武器”弄好后，我和几个小伙伴就出发，到处去寻找知了。寻找知了很简单，就是听它们在哪里叫就可以了。那是炎热的午后，我们听到屋后的一颗桐子树上有知了叫，便藏着蜘蛛网悄悄溜到树下，眼尖的成奎发现有两只知了在一处。我们屏住呼吸，以很快的速度将蜘蛛网朝那两只知了扑去，惊恐万分的知了就一头撞在蜘蛛网上。我们立马将知了捉住，放入一个很大的玻璃瓶子里。

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用手捂。这种方法一个人就能完成，所以我们往往是“孤军作战”。一次在坡上割牛草，我听到一颗松树上有知了叫。我像小偷一般溜到树下，斜眼瞧知了的位置，准备时机对准了“下手”。知了很忘情地“唱歌”，却不知道它的“敌人”就在树下。我逮准时机，将双手一下按到松树皮上，那只刚才还唱个不停的知了就被我擒住了。

傍晚的时候还可以捉知了的幼虫。太阳落山后，幼虫从树下的地里钻出来，缓慢地爬到树上去脱壳，这个时候只要围着树转上一圈儿就能发现它。雨后的傍晚更多，逮这个没有技术含量。逮多了就在院子里扣上个箩筐或筛子，第二天早晨它们就都变成知了了。等到晚上天彻底黑下来的时候，在树下点着一堆篝火，大家分头去摇树，知了就鸣叫着冲向火光，孩子们的欢呼声与蝉鸣声交织在一起，很是热闹。从地上捡起的知了直接就扔到火堆里烧着吃了，比现在街摊儿上吃烧烤更惬意。

捉知了有时还顺带着要捡拾蝉蜕。蝉蜕可入药，有定惊修风之功。当时药店收购，价格还不菲。捡蝉蜕是因为大人管不住我们这些贪玩儿的童心，干脆给我们附加了一项“工作”。卖了蝉蜕换钱，多少可以满足一下我们对于3分钱一根冰棍的馋涎。今天想来，那可是我们的“第一桶金”。

时光飞逝，我不再捉知了，但儿时美好的记忆常常萦绕心间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文学爱好者)

□刘卫

记得儿时，我家小院前有一大片空地。有年入春，父亲灵念一闪，何不在这儿弄出一片“葡萄园”，以在盛夏街坊们享清凉呢？隔壁左右邻居来串门，父亲提出此动议，大伙儿当即积极响应。父亲对建葡萄园的构想进行了具体分工。

那一天，街坊们干得热火朝天。父亲找熟人要来一株巨峰葡萄藤种苗，购置了一口大缸，在下面铺足了底肥，上面盖满泥，把生机盎然的葡萄藤插在里面，再浇透水。

没几天，葡萄枝上冒出不少绿叶，藤蔓在奋力向前攀行着。街坊里的老少爷们在抓紧时间平整土地，铺上地砖，在中间用水泥和砖修了张长条形石桌子，旁边还砌了几排水泥凳，场地周围围了六根水泥柱子，用细木条和竹竿搭建起架子，麻绳结成网，只待到葡萄藤蔓和叶子铺满。这个在父亲等想象中的“玫瑰葡萄园”便初具雏形。

期间，父亲的熟人时常来作技术指导，告诉大家怎样施肥、浇水、除虫，并把藤蔓牵引到架子上的每一个角落。葡萄是有灵性的植物，只要遵循了其生长习性，它不仅能在炎炎的夏日撑起一大片绿荫，还能结出甜美的果子。在父亲等街坊的精心养护下，藤蔓四处攀援，叶子蓬蓬勃勃，绿意盎然，“遮天蔽日”。等到入夏，架子上开始挂果。那一串串摇曳下坠的葡萄泛着暗红色的光，像玛瑙晶莹剔透，惹得过往行人驻足观望。我们这些小孩子更是忍不住心里的馋念，叫大人帮忙摘下来，先尝为快。我们尽情地享受着夏季大自然馈赠的美食。

葡萄架下，成了街坊间消夏之地的首选。夕阳西下，母亲仔细地把场地打扫一遍，洒上水。虽然经过一天的烈日暴晒，但浓密的葡萄叶子隔断了热浪。站在下面，感到清凉无比。晚风渐起，四面吹来，人们纳凉意愿更佳。各家搬来竹床和躺椅，还带来西瓜、凉茶、卤菜、绿豆稀饭、凉皮和刚采摘炒熟的小菜。男人们围坐在石桌前，惬意地呷着清凉的啤酒，品着消夏美食，天南地北地聊天，聊国家大事，海外风云，工作上和单位里的趣事。老人和妇女则招呼着小孩吃凉皮、喝绿豆稀饭。他们摇着大蒲扇，漫无边际地扯着家长里短。

那时，就数我们小孩子最忙，不好好地吃饭，在立柱前后躲猫猫，像快乐的鱼儿在各竹床和躺椅间穿进游出。偶有大胆的男孩子跟大人讨啤酒喝，随后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夹起一筷子卤肚片塞进嘴里，扭头就跑。背后传来大人嗔怪的责骂声。女孩子吃着西瓜，早就看好沉甸甸的葡萄，争嚷着哪串成熟了，哪串最甜。直到搭起板凳阵采摘到手，用清水洗净，她们迫不及待地丢进嘴里得到证实后，葡萄架下又飞扬起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。

父亲陶醉在众邻居在葡萄架下纳凉的热闹场景里。他觉得运用自己的智慧给他人在炎热的夏日造了福。一架子浓荫的葡萄园拉近了邻居们彼此的心。那些年的夏季似乎不那么热，它也成为父亲脑海里对安然度夏众乐乐的一段佳话。

(作者系武汉市文学爱好者)

搭架葡萄享清凉

夏
日
捉
知
了

市中时报 生活需要



《夏日的池塘》

李海波 摄

公益广告

一代一代奔梦奔福

靠着勤劳奔向美好

瑞富公自文富信国正由明强文教法平和民善业治梦培主

人有德路好走

瑞富公自文富信国正由明强文教法平和民善业治梦培主



瑞富公自文富信国正由明强文教法平和民善业治梦培主

